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六十六回 宋帝聞兵思勇將 包公夜月訪英雄

詩曰： 兵戈復起憶功臣，無事拋疏有事珍。
今日方思忠勇將，當初何必信讒人。

當時仁宗天子聽了曹後娘娘說他復驗珍珠旗，險些屈害了忠良將士，虧得狄太后娘娘出頭放了。此時嘉祐王說聲：「御妻啊，不必埋怨寡人了。前事已錯，說也枉然。這狄青還是在遊龍驛中暴疾而亡的，不是寡人傷害了他。」曹娘娘說道：「陛下啊，你不把他發配遊龍驛，在著朝中已是不死了。」天子說：「御妻，你那裡話來！人生吉凶禍福皆是定數無差，他不該刀下身亡，已是驛中喪命的了。」曹娘娘說道：「陛下，你言差矣，狄青有此汗馬功勞，不能榮宗顯祖，而且身遭國法，想來後生家性子方剛，豈不氣忿麼？今朝明是氣惱死了英雄小將，說什麼冤魂索命，暴疾身亡，別人信此是真情，獨有臣妾斷是不信的。」嘉祐王聽罷，說：「御妻啊，如此說來，實乃朕之愚了，既然看出假旗，及早應該再差他五人前往遼邦，取換真的回朝有何不美？原不該胡亂將他處斬，算起來倒是朕把狄青欺了，幸有母后出頭，免他一刀之苦。何不可乘此機會，復命他前往西遼，勝似發配他遊龍驛。遼王又不敢興兵前來，復至猖狂了。想到此間，原是朕之差了，但悔已不及，但不知今日差遣那人前往三關退敵了？」曹娘娘說：「陛下啊，除了狄青之外，沒有一員勇將了麼？」天子說道：「勇將誰能及得狄青智勇雙全？況且番將狂言稱說狄青出敵他邦，照歸降降；若是別人，一個多也不懼，必欲攻破雄關，殺進中原。」曹後說：「如此想來不好了。」天子說：「實不好的。狄青死得不妙了！」不題君主之言。

再說國丈龐洪協同文職，靜山王呼延贊率領武官同商議，眾文武多推著龐洪，豈知他只掙得一副屈害忠良的本領，焉能有定國安邦的良策？一連議了三天，還未復旨。此事慢題。

再說欽王太史崔信是日進來見包龍圖，說起西遼真乃可惡，狄青一死又來興兵侵擾，可恨這老奸臣一謀不出，猶如泥塑一般。包爺說聲：「崔大人，可惜了一根擎天棟柱，汗馬功臣；可惜他乃國家重用之人，壽無天促，今朝日擊主憂臣辱了。再有何人前往三關，抵擋遼兵？」崔爺微笑說：「包大人，你道狄青死了麼？」包爺說：「自然死了，何必再提說起他來？」崔爺呵呵冷笑道：「小弟說來，狄青不曾死的。」包爺說：「怎見他不曾死的？」崔爺說：「小弟前時偶觀星象，只見武曲星半明半暗，正是英雄圍困之象，近來幾夜星光比往常加倍燦明，這位小英雄定落在東南方上。目下遼兵復起，只須要訪出這英雄，國家之患方除了。」包爺聽罷，呵呵大笑說：「崔年兄，你的話哄著何人？送殮之時，眾同共觀，狄王親已死了，惟是面目如生，此乃是真的。」崔爺說：「包年兄，倘若不信，今夜且到小弟觀星臺那邊共觀星斗，就知明白了。」包爺說：「崔爺這等說來，你不必回去了，如今已是下午時候，待小弟辦桌小席，與兄對席同酌，到晚上同觀星斗便了。」崔爺說：「怎好叨擾年兄？」包爺說：「便酒粗饈，休嫌簡慢。」

此時包公吩咐備了一桌酒筵，二人遜坐畢，吃了幾杯，言談國事一番，不覺黃昏時候，二人攜手步落階前，面對蒼天。崔爺說：「包兄，你看東左角這頂明星，正是文曲星。」包爺見了說：「這顆明明是貪狼星麼！」崔爺說：「正是此星，乃龐奸賊也。」包爺笑道：「龐洪凶星倒也光彩啊！」崔爺便說：「他是盛時，所以倍加光彩。」包爺點頭說是。崔爺又說：「東南上這顆大星，如金光亮，乃是武曲星狄王親了。但觀今日光亮倍於前，諒想如今該出仕朝廷了。包年兄，你也曾辦過多少奇難疑案，人人共知，名揚宇宙，朝中那一人可及你知此智量高才，非小器輩所及也。年兄何不得到東南方上，訪出狄王親來？」包爺說：「崔年兄，本命星既在，人果未死，小弟擔承訪察出來便了。但如今只可你我得知，切不可洩於別人。待等訪著實了，另行計算罷。」崔爺說：「年兄之言不差。」此時觀星斗完畢，復就席用過夜膳。

時交二鼓，崔爺揖別回行進書去了。獨有包公回房，坐對銀燈，想來武曲星如此光亮，狄青實然未死。倘若他未死，前日人殮的屍骸，難道頂替的？猜思一會，說道：「稀奇異怪，莫不是龐洪又來算賬，這英雄故用此金蟬脫殼之計，在著幽處埋藏了？狄青縱然未死的，有人仗義頂替，那裡有容顏如此相像的？我也判了多少奇難事，單有此事推猜不出，思想不出。也罷，但願早早訪出，全不費力，這就妙了。又想來這天王廟近遊龍驛中不遠，正在東南方上，前時四虎弟兄皆說在此守樞，活人伴死人，豈有伴到對年的？事有可疑，且待明日往天王廟暗暗細察便了，倘若對問四將，還防惹他起疑，反把狄青藏過，就懼事了。本官有個道理，總要暗暗密訪，方為妙算。」是夜休題。

到來日上朝已畢，用過早膳。包爺吩咐打道出行，不乘大轎，騎了高頭駿馬，只帶了四對排軍，靠緊相隨。夜靜更深，只作出城外巡查，直向東南路上行了九口餘里。眾排軍不知其故，且人馬並無一刻停留。天色已晚，排軍點起燈籠火把，並且一路原要查問，倘有奸究不良，即要帶路一程，擔捺到得遊龍驛，已是二更時候。但見郊衢寂靜，少有人聲。此時明月當空，天燈明朗，只聞四壁蟲聲，音鳴不斷。此刻包爺住馬，開言吩咐：「張龍，快馬上前邀道驛中。」張龍即到驛門，舉手連連打叩。驛丞尚未安眠，驛子早已貪睡，王正一聞敲門響亮，連忙抽身開了驛門。驛子喝過才醒覺，心下大驚起來，閃避不及，包爺已到。雙膝跪下，戰戰心寒，說：「大老爺，小人驛子叩頭遲慢了，罪該萬死。」包爺說：「不罪你，起來罷。」驛丞跑上前迎接，驛子快些拿茶來吃。王驛丞上前迎接包爺至庭前，請大老爺下馬坐下，連忙跪下叩頭，說：「卑職遊龍驛王正叩見包大人。不知大人到來，有失遠迎，望祈恕罪。」包爺說：「驛丞請起。」驛丞叩首起來，侍立一邊，包爺說：「驛丞，本官只為巡查至此，夜已深了，借你驛中暫歇一宿。明日回去。」王驛丞說：「包大人，只是地居污穢，屈讀大老爺的。」包爺說：「這也不妨。」

此時王正不知包爺匆忙到來何事，但見他坐下呆呆氣象，默默思量，兩邊排開八個無情大漢。驛丞當下猜思不出，狐疑不定，又不敢開言動問，暗暗思來，如此其中定有原故。此刻驛子送香茗上前，包爺吃畢。又囑咐驛子備辦酒席來，款待大人。這包爺是個仁人君子，體諒前官。聽了驛丞吩咐辦酒席，便說：「驛丞，本官並不貪酒的，不必備酒了，況且你為這官，沒有大財的。有夜膳備些，與了八家人用罷。」驛丞說：「足見大人體恤小官，但是大人一日趕路到此，勞動肚饑了。」仍吩咐驛於往廚房安排酒膳去了。此時包爺又問王驛丞：「想你這個官，原是沒趣麼？」王正說：「包大人啊，實是沒有趣的。」包爺說：「如今有趣了。」驛丞說：「大老爺何出此言？」包爺說：「驛丞，如今有大官做，豈不是有趣的。」王正聞包公半吞半吐之言，口分狐疑不定，忙說：「卑職何德何能，焉敢妄想。」包爺冷笑，看看驛丞說：「你在龐府幾年了，國丈提拔你，做此官幾年了？」王正說：「大人，做官有五年了。」包爺說：「王驛丞，你與太師辦事得力。」不知包公試探驛丞如何，正是：

勞忙為國忠臣志，角猶欺君奸佞心。